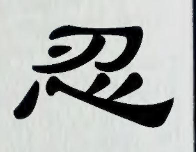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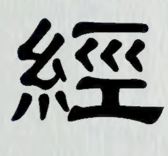



忠經一卷 天一閣本 陳廷燦藏書

錢唐[illegible]心吳[illegible]編條

謹按 四庫[illegible]目忠經一卷元[illegible]撰[illegible]錢[illegible]人[illegible]序

[illegible]

王世[illegible]行[illegible]一[illegible]集[illegible]一編[illegible]宋大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大[illegible] 國[illegible]收藏[illegible]

忍經

錢唐　蟾心　吳亮　編集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啻不敢含怒
又曰
寬綽厥心
成王告君陳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為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争

又曰

君子矜而不争

顔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鬬必傷好勇必

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藺相如曰

兩虎共鬭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愠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爲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遊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

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丙吉爲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士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臣身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爲大將尋信召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効官也

溺寒灰

韓安國爲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即尿其上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誣金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羹污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趍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人有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為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縑帛

置怨結懽

李泌竇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器重其量

鞍壞不加罪

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

於幃幌之屬以緗素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常引對問曰卿
名守和已卿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
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碼碯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
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圉師為相用郭史以賀發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其人
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遜以自免

唐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

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肥遲頓久之不至昭德延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時婁師德薦之及相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知吾不逮遠矣

含垢匿瑕

晉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諱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與同至以語侵杜衍衍不爲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爲大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偷聞自投地伏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之後更無盜

愍寒架橋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

射牛無怪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鄉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鄉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美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

固嘗無臣在相位大政事關天下公議得對 陛下無所隱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惜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蒲路

王文正公旦器識不可測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蒲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閎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己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

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所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

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後無事不然不靜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

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非毀反己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

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

其如何

辭和氣平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

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代陳尭咨既視事府署有毀圮者即補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僕參代覲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遜謝

寧獻衛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躬謝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爲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

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將本承局實察之也公一日在子弟語子問曰閤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然以激爲傳言者耳嘗官意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歸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助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逐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辦貲且假貸償之久之鈞致

得贊公蓋未嘗侵用也公亦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挾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衆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墮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

而舉手劍墜於地界服公之量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凡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杯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酬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者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為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

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識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沆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爲同列斥

王吉爲添差都監從征劉旰吉寡語若無能動爲同列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迁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

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拆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功蓋天下位冠人

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恬然有常未嘗為事物累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狀已厭覺必露於外以疏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忤逆不怒

先生無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潛養錄云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公即以詰讓之仰首無語諭禍福從容以援之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是眾斷之眾亦無辭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小過不悖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不悅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節有望爲公卿次而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爲州郡幕職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徐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旣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鋸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忿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燃熾則其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業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然人以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容忍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欲

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謝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傚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鬪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爭損身忿訟損財

應谷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鬪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鑒易之損而懲忿也

十一 趙京嘗訟人于官

按圖記云齊安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福祖恩贈太子大師自居衙為人長厚械通至年十

一世未嘗以人干官時以爲清談之說

絕疾言遽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于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余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

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某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恕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粗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衡密薦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臺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喏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簪如此之重也鄰或知之化基無用此簪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防使爲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歎益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某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僚發稅官秩滿將行隨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賕若干各

有字號其字號其簽皆僉也郡守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簽驗治之問者皆爲之搖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物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食也郡守赧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詈使不能自存吾於縷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傍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諠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仕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爲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

繼登進士第今爲晉商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兗夵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虀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囚羑里

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若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極牿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劉摯梁燾原放歸其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顯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

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皃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十鬭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

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
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勝者亦自然
不争也

王沂公

嘗言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甚壹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繹

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孫伏伽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
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此頗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
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
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優民省力者不使搔擾
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

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

一段

吳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辱去之其下傳相訓勉卒無稽事

韓魏公語録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録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己者能処衆

童蒙訓當官以忍爲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

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

前輩説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胷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

効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胷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

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柰何處之

親戚不可失懽

骨肉之失懽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事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忿慾至前能小忍人人券内有期頤

又曰

毆㩀雖快心必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沉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又問亦沉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倣彼爲惡存心如此安得不爲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憍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又曰
六度萬行忍爲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密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爲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駡亦不報非大福德相爭怒者心服
人趣經云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人
朝天懺曰
爲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紫虛元君曰

饒々々萬禍千災一旦消忍々々債主寃家從此盡

赤松子誡曰

忍則無辱

許眞君誡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眞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超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凡事得忍且忍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誡且誡不忍不誡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聾不做大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争打詩曰

時閒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罰更須

枉費幾文錢

誤觸人脚詩曰

觸了行人脚後跟告言得罪我當甚此方勿慝丘山重彼却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是無明我若還他便鬪爭聽似不聞休應對一枝蓮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

誡斷指詩曰

寃屈休斷指毀了終身恥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何提刑戒爭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我與他爭不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誰弱又誰強

尚書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楊玢批狀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上[illegible]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忍經終

光緒戊子夏五得於上海郁泰峯家謹案 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唐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史事至元癸巳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會集群書中格言大訓以爲一編係永樂大典本當日四庫館臣未嘗見刻本也此雖闕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鄭季文重梓字跡其爲明御初刻無疑卷端有陸廷燦印陸字扶照嘉定人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縣知縣著有藝菊譜八卷是書爲鄉先達遺著元刻明題又經國初名人收藏不重可寶哉 八千卷樓主人識